金綺秀日東記游 別本
單

初八日辰時量詣外務省小歇外廳俄而外務卿寺島宗則大輔鮫島尚信大丞宮本小一
權大丞森山茂權少丞古澤經範出正廳近入中設圓卓四置椅子余先致名帖
卿率下稽首余肅揖以次坐椅傳語官最助椅坐卿之側二丞上一列事椅坐余後
卿曰以涉大海洵可賀也余曰幸無疾病而向貴體百福大丞率下以次勞苦余亦以
次致謝訓導前致禮別禮參而嘉契卿與大丞拆見于時又有老人從後而立以次肅揖
各致寒暄蓋皆曾經大丞云卿曰大海上人易水疾聞正使幸無恙可喜尚無風濤
之險余曰幸免大病且無風濤之險矣節候與貴國何如余曰別無異同入貴國似是
雨順風調田野四闢鄙國則鄙人來時方憂旱矣卿曰曾見黑田大臣耶余曰今春
之役鄙人不與焉只聞其名不見其面也訓導前致呈日本國私禮單于余前會
鄙人來時只承 命回謝春間貴价之行以修舊信而已而初無國書則實無拜見
貴國皇上之禮然既到此地情有所缺然者不腆薄儀聊表可忱敢望諾之不鄙
夷時可善能爲進獻耶因起身手奉單帖致之卿前卿亦起身開緘見之旋置

于前時卿等皆起身還坐曰當極力陳達國所以進獻矣余遂起身告辭歸至外廳
大丞權大丞隨出圓卓而坐時則余及兩大丞二重上傳語官外諸人皆不參大丞曰次當
進候于館所而先此步行可乎余曰大丞出春間使臣弟里淡濱貴禮無恙從可償也
大丞即宮本少一江都東人權大丞東山義亦春間使者亦致殷勤余亦致語如答大丞曰
大丞曰遠涉滄溟良亦勞止休養幾日可能從容相會也余曰今番之行專爲回謝春
間之禮修信之義實在乎此實無他件公幹則不得不遄歸而暫歇幾日亦可從容奉
謝矣大丞曰不然此行豈易得耶必從容幾月時息有暇閑時惟意游覽是所望也苟
不然則大可悵然矣余曰我 主上送我滄溟弟里日臨軒候之使事得無廢乎行人
以無病守卿人未歸之爲我 主上之長所知也所以欲急急故去者且自其從容言之一句
內外儀可從容目其不從容言之一月一年亦有所不得從容者則從容不從容實不在
於久留與遄返也且於游觀之事當隨遠園之以副盛意矣柳大丞曰昨已以電線報
貴一行之無事抵此于長崎島使之轉報于東京令明間似得達于東京府也訓

導致附其享貴權大丞又曰如有急急報知于貴國事須以貴國諺文修書以來當即從電線飛報也余曰享貴尤感感然實無如此急報之事也有兩意彼此留揖起身而退大丞權大丞隨至廳端更留揖而散

自外務省歸館所無事大丞權大丞兩人來訪接見於館所之正廳余與兩人對坐最助與訓導坐其向大丞曰信使今番之行雖無拜見我皇上之禮然我皇上特欲接見甚盛舉也余曰鄙人之擅自行禮不可也大丞曰不然我皇上自聞信行來許日爲待之故俄已以使行正之意奏達則我皇上教以不日接見矣余曰貴皇上軫念鄙人自遠方來特有此曠絶之禮故鄙人亦何敢一例固辭謹當依教行拜見之禮矣大丞曰四年前皇城失火近移皇居于赤板地距此不一里而遠矣拜見之禮需不預定曰子以爲奏達之地否也再明日何如訓導答曰再明即五月初十日我國之忌日則再明行禮似不可也最助曰貴國之法吾亦知之午後罷齋有何不可大丞曰我皇上方爲北巡矣聞信使之來期有日期欲接見故動駕初以去月念五

棄和日于較量使行入京日字入京後即爲接見後日動駕之意擇日頒示矣
及問行期之差遲又特收已頒之命更擇以我國曆六月二十日而再以後二日也今番
以還歸矣奈何余曰貴皇上特命既如此感激不盡每以既是鄰國之忌罷徐齋之
日則番晩仍擇焉謹當依式行禮矣大丞曰行禮時不得不有服色節次貴國之法
如何余曰鄰國之法有大除拜列以黑團領肅拜於闕內閤門外若有入侍之命則
以紅團領入侍于偏殿之坐南向則正殿上廳爲東向行曲拜單拜禮由殿之夾門入或伏
于御榻前或伏于御榻稍遠處有下詢言語必起伏而對之使之退則退退去之時亦行曲拜
而已若奉命良他行出去入來時只以紅團領肅拜于閤門外若入侍則如前入侍例也貴國
節次則如何大丞曰當爛熳商確奏達酌定後仰報節次矣余曰肅拜之地遠近入侍之
行與否當依位次而正於行禮之節當以拜見我 主上之禮拜見貴皇上矣此意須諒
會焉大丞曰唯唯權大丞曰我國之法各國之法各國使行之來必歷謁八省卿卿若不見只
呈名帖而歸例也再明行禮後改日即行此禮可也余曰業曾行之禮也權大丞曰

此各國通行之規也何不可之有且曾與通信之行亦見閣老古亦有此例也

金曰通信與修信亦只名之但致國書于國伯西雖守等日受回書而歸而已也若求

見閣老此不過朋友尋訪今不可為例也且鄰國羅麗以來專大交際皆有攜行

只幹本事而已無他轉交至於近日年使之至中國也只幹事于禮部一遵禮畢而

歸未嘗歷謁于各部各省已例昭然今此之行奉我主上之命直詣貴外務省謝眷向

貴省之行而已未聞有他省歷謁之命則今此擅行他禮鄰人之所不敢也權大丞曰

各國之使一例歷謁已為規例凡此信使之行各省之所依例待之則外務省亦不

可以不辭之也各省卿若皆見之則可以行之乎金曰此則不然鄰國之法謹拙成

規不敢有擅使之事今不可以擅行此何也今貴國之於鄰國復修舊信永以為好則

二國無異一國也鄰國之使專拙規貴國之所知也廣豈強其所不強且也今此

之來專為非貴省之周旋回護則各省縱或有言貴省之善為說辭俾免是亂

之譏鄰人之所深望也顧兩公亦想為權大丞曰始且商量圖所以方便也大丞曰

芬之入我境也所見所聞應多可怪可笑之事矣余曰平生家食一日駕萬里之海
洶湧之是怵惕驚懼之不暇況恒乎間見之可怪可笑乎但時上甲板身雖動
盪而長風破浪亦吾之暢快棧艇擾是則可喜也及其下陸見宮室之美亦肆之殷可認
貴国之豊盛是又可賀也并不見其有可怪可笑之事也大丞笑而曰衣服之制舟車之
用似不無可怪為可笑也此等可喜可賀之事耶余曰曾見信於所記畧有所得於貴
国制度之間上衣下裳寬大真寧板履芳園殊雅精密一見可認貴国衣服宮室
之舊制也第見此則心乎愛之未知其他也大丞曰非謂此也近製之衣服宮室化自
洋製也日本人心本自輕薄見人新樣覺初必愛之而效之也故任其所好姑與之習
而已且臨津乘和扎此衣莫不略以此從其制度此又不得不然者也余曰便利覺俱
固然之事而只言衣服宮室此從中之所好而許之吾且仰嘲可乎只等之服既是洋制
則只等亦有所好而為之者耶因大笑大丞亦笑而曰此皆不得已也有不趙武靈王故事
貴国衣服亦豈無隨時而變者耶余曰鄙国衣服未之或變也鄙国始祖　康獻

至明高皇帝並立衣服制度一從明制于今五百年上下貴賤同一規未知或一
變也大丞曰我國四面受敵又凡貴國之比也所以善心為此衣表裏山河為得無失為已
也吾國亦異集於此也同此儀久之余曰無偽也亦言戲耳貴國之君心於此者業已仰揣
矣無甚見外前言國一戲也雅大丞曰時、比游覽械之利為而效之而習之也吾輩當
竭力而貢一得之先也余曰甚盛、、古語云利器不可以示人今貴國亦徒示之並欲其效
之乃認於我國有別般愛護而不可認大國之風度、乎而況、乎也甚盛、、游覽之事
弟當隨貴國之以無須勸注之意也遂相與肅揖而散

初十日辰時詣赤坂見日本皇帝初以黑團領行四拜禮小歇皇帝引見以時正門限外行曲拜禮趍東立皇帝椅前於立中等身材面白微黃眼爛爛有精彩神氣端穩未盡諦察傳語官告退退時不返身後步而退外務卿大丞權大丞及大輔禮部大輔宮內卿相揖至于一室

圍卓椅坐進茶設各糖屬琉璃鍾進氷汁和鷄卵成者味甘而清爽可口
禮畢而罷權大丞李山茂去而復至言其皇上有命怜信使循路入御花苑
游覽而去使我伴行作主人余曰鄙人多病少游覽癖然既有貴皇上特旨
只當歷路暫賞而去矣李山茂告先去料理余隨而出至所謂御花苑乃其
皇城中皇宮内苑也滿地芳草樹木參天時有溪水洄渟架以長橋平
行幽邃亦自可愛逶迤至最深處李山茂在焉余曰今日即鄙國〻
忌日也所以日昨之以今日行禮趑趄者也礼雖勉強而行至若游賞則
不可然既有貴皇上特旨云故恭身到此既到以見公矣只此告退可謂
公私允合矣盛意如何李山茂曰公言是也然而小歇此一盃酒論懷可
無妨遂對椅而坐李山茂曰旅館岑寂〻〻何不出而游少紓鬱懷也余
曰鄙人性本習靜無甚鬱寂所以無心游觀也李山茂曰泄〻終不知我
皆心誰為公遂耳目之娛也如今兩國是一家了鄙國四面皆水所以外憂

之至抵得不當有今日之挙而不可一任受制于人故務盡留預之術多置兵器利器到今兵精糧器械一新庶可以藉手禦侮也念貴國山川之險可謂愈於鄙國然猶多備海外虞之至其何以辦備捍禦乎所以吾輩之僂々以游覧爲言者固察軍制美者化之一也審視器械利者称之二也屈探俗尚可采者采之三也歸貴國的確立論爾所以留國强兵蓋謀相依以防外憂區々之望也余曰感謝感謝貴國盛意非不知也今番之行亦非不欲携幾個才藝之人来制度爲口以貫之兵器爲手以傍之以至俗尚爲耳目以傚之而亦緣兩國許多年疑阻之餘乍有春間之挙則今日急務不可不早自来謝而六個月後必有貴价之来故我仍得延期欲先此惟信平々治行實無暇念及于此且鄙國成規先信義而後事功所以今番之行専惟舊信爲急先務而鄙人亦自山裏措大見聞不廣才識蔑如雖手把器物從日摩挲實不知何者利而何者鈍也一行隨員亦皆謹拙自持苟無滑泥者爲卑則其亦類乎鄙人爲己也雖日々游而日々賞徒形役耳無所益爲今且後

今日之役怫後爛商亦於貴衍之末更加確議亦自有餘何必苟循游賞之
戎辛〻塞責無得於己而辜負盛意也所以游賞一欵今且置之以待他日可
也袁山茂曰公言亦可因盛言自家兵精糧足無復惧外憂之意余曰貴
国既如此富強外憂之至宜無藉手於我而猶此惓〻可念盛意之攸在
我朝廷亦豈不諒此至意也但鄙人無才實不可辛今有得於游賞之際矣
幸望無所疑阻事〻指教鄙人當銘心鏤肺怫報我朝廷也袁山茂又曰每
身貴國商　辭支離拖延無一下即決之事我國則不然苟利于國則上下一
心斷然行之無所持難也六個月後細節之定亦無甚難事而若或如前遲延則
今人皆〻也居間之人寧不難哉余曰我國規模元自如此非如貴國之有專
權大臣大臣不得斷行況小官乎所以小達于大下稟于上不得不有許多遲
延也且小心謹慎不縱不恣自是我国一副素規則公等他日之役難保其事
〻聽從此則頗為諒會可也際言天下許多事〻亦豈可盡如我意貴国有言

吾未必盡從我国之言貴国亦未必盡施此則大率然耳久坐憊甚遂起
身書揖而返
十二日巳刻赴宴于遠遼館、亦大游覌之地宮本森山兩大丞先在延接
云今日之宴約以辛刻而邀以巳刻者此地亦饒清勝要与公破旅館滯
寂之懷也遂延余步後庭遂遶至後園茂林脩竹涼舘燠榭處、可
愛時有士女作隊而裸髮蝤項飛竊俾倪可念閨閣中人也然了不廻避
或遠、意而覌之或徐行而過之心甚怪之森山茂曰吾国之法皇宮及此
館內一月三次許朝臣內眷恣意玩賞今適過其日也至一處一泓池數丈
漣漪可爲牧目頃跨以長橋委曲宛轉時作島嶼又置池亭其上橋
上連架如複道樣栗以紫藤達于彼岸深陰滴、菀然有幽趣緩步
而過忽見帆檣出沒岸外即品川地云過雨不前而返則太政大臣三條實
美以下廿有十員已盡來會設卓錐供花菓盛饌每進爵輒奏樂、聲

短促製甚精妙乃西洋樂云過午罷宴而歸〻路宮本少一請余賞博物館而余

東而行傳語館最助備在宮本亟傳語曰鄙家距館雖遠欲以日間奉邀聊供

午炊未知盛意如何余遜致語曰春間沁都之役已聞大名鄙人來時申大官亦托

每事須与貴公相議所以來此以後直欲鍾門請敎而勢不可以面〻委候則邊

然閑路既甚難處且或有逢際衆中獨致慇懃亦又不可故沁〻度日矣今幸同

車可以攄素心曲也未知雅意亦可包容否從今兩國竟是一家耳貴朝廷要我

惟意游衍甚盛舉也但我國意視入人國未嘗出游令差雖於遠哉一任放縱亦

謹守我朝廷意規也且雖以兵農器械言之鄙人既乏才藝隨負亦甚其人則徒

娛耳目有何益耶所以今番之行只以恪謹爲重一切游務欲待他日此意須諒

會在宮本曰吾於四書契謂以我皇上有命貴下不得自主略有玩賞云〻爲言則

貴下可無毀棄素規之譏如何余笑曰此尤不可寧有人付屬他人毀劃自己者如

此之敎不願聞也余又曰鄙人來時奉我主上之命我　主上念鄙人之遠役丁寧下

敖以到此留連無過十餘日一望之興滔々以遠近章望善為周章速々送歸伴々無過此定限區々之望也宮本曰兩件事件々領會無言未已々至博物館遊相與攜手恣意玩賞而歸館中草木鳥獸魚蟲暨金石鼎彝古今器玩無物不有以至猿鶴孔雀水牛元央翠鳥熊羆狐兔皆活致而養之可謂博物館也

十三日對馬舊島主宗重正來訪待以酒肴少話宗重正丁寧約以一當邀奉致殷勤而去午後井上馨來訪即曩間來沁都之副官也昨於延遼館宴所始見之今又來訪其意可感寒暄畢曰魯西亞之有動兵之漸吾於沁都已有言之者而我国之人每往彼地見其日造兵器多積糧于黑龍島其意將何為貴国須先事而備繕器械練兵卒以為防禦之策可也彼或來時慎無放砲未知其意之為何而預先砲放貴國之失計也余曰此無過島卒之無知妄動耳豈或長如此也然或

既至此感謝々々但學彼之道必利其器而便其服試靈之変其衣工倭之巧
其制未始不可學而鄙国素規非先王之言則不言非先王之服則不服一
副傳守且五百年耳今雖死耳々耳不願為奇技淫巧与人争長公亦庶
幾知之矣井上曰不然鄙國素規初亦如此及長門州薩馬州之戦耐
不得敗巳之勢不得已為此々豈楽為也勢不得已也所以勤々以此告貴国
者願貴国之先事而備俾無他日之悔也幸先生歸去必申勤致語于貴朝
廷無負此至意區々之望也余曰感謝々々當一々歸告我朝廷也
七日至海軍省観放火砲蓋有屋如船制兩邊開七八船窓置砲窓前置砲
處亦有機輪左右前却惟意為之一砲開放可入七八人又有一人覘敵一人随
而指麾一人指麾而七八人一時并力推者推丸者丸薬者薬火者火手忙脚乱呼
吸之間諸砲并発聲撼山海雨耳為之茫然也又観放水雷砲々已埋之
水底係施山岸上無聯絡之可尋傳火線未盈上楼隠身而観之少頃天

崩地坼一團火塊直衝上天而波翻浪倒一陣驟雨洒向琉璃窓来俄而磨
溜滴滴開窓視之上天無雲而水面尚沸也觀罷至議官井上馨宅宮本
少一偕焉以有中勤邀延也堂設女樂酒半井上曰日昨申告之事公非有
心人耶魯西亞之注心貴國吾已言之屢屢矣吾非病風傷性之人也苟無
所見則何必煩陳此言也公之歸去須勿弁髦我言力告于貴朝廷早早
為備可也仍出地毬全圖一幅曰以此奉贈携歸去時時觀察一度度各有
程里以此推之魯西亞之距貴國幾里亦可知也吾今奉命出使歐羅
諸國去七八年後方可還也苟無所見何嘗為此僂僂之言也公可以諒此
嘗心也余曰感謝感謝公之嘗心吾豈不知也謹當將公此言一一歸告我
朝廷也井上笑而指女樂曰今春江華城中凡屬婦女盡皆大奔竄君
其捉而戲之耶縛而打之耶叱辱之耶今吾都無吝惜女樂而示之也
余大笑曰此吾國素視而以有所不知也以其年年來亦必年年隱避也

遂相与大笑井上又曰吾且六七年後帰来時自北京従旱路由貴国義州直至
貴京城而還如何余曰伊時事伊時當有商量今不可以預講也宮本曰今年
我政府以我差往貴国矣余曰是六個月之約耶宮本曰聞命而已姑未的裡
許也時雨注下夜亦已深遂各罷帰
二十六日権少丞古津経範来見商發行日字古津曰貴二十七日即我国十八日也
以皆收定皆以前各事奉何来余曰鄙人来時有君命以留此毋過十五日
矣来此已為十五日矣日前宮本亦為我言輪船方在大坂今已電信促帰可
於四五日帰来裝載石炭又多費数日然後即當理發云云四五日之期即今日也
船既昨日帰来云而従今又四五日後可以發船云云是何遷就拖過之甚也古津
曰不然此宮本之言不審也今此船昨日入来有多少裝載陸續卸下至于今日
自明日始備膳屋裝載沙石沙石不多船軽易敗所以沙石不可不多多裝載
如是又多費数三日然後石炭及貴行行李以次裝發四五日猶云促迫矣何

不諒之甚也諒其言不甚誣遂以二十七日定之古澤又曰明日文部省不有奉邀
乎曰有之曰將何以爲之也余曰向者貴朝廷多處要來而不趍走矣今文部省
即太參云太參之請又亦安得不從也故亦許之矣曰好矣再明元老院不有奉邀
乎曰有之矣曰許之乎曰姑未快諾而元老院是何等事務之官耶鄉人揔是身
氣大不清快而以有命許從也古澤曰元老院即我皇上並親二品親王也親王
欲見公而邀之也公何可以不赴也幸更思之余勃然變色曰親王何親處將使
雖不大之人即他國奉命使臣也爲欲見之則而雖招之寧有是也余雖疲憊
至於此事斷不可而奉教也古澤曰不然是我言之而論也非以親王之尊貴
欲見閣下便即招邀之謂也元老院即我國朝廷大小事會議之所也議長
即親王也今兩國復修舊好則鄰國之觀模設施不可不使貴國知之也所以不於
其家而奉邀於元老院也先生何過慮之爲也聞其言似是而頭一言之失不
必深較余乃笑而曰公言親王欲見我而招之云故余果激觸有前言之過也此亦

貴朝廷厚意余何可以不赴也公亦以此知委可也
二十三日至太學外務大輔鮫島尚信先在延接至殿內行拜禮仰瞻塑像左右
列四聖位次皆塑像從享諸賢皆影幀釋奠時始乃陳設而行之云前置書桌重
重疊疊滿殿內皆古今書籍而可謂棟已充而牛可汗也左右壁掛周子二程張子邵
子朱子影幀款識皆金東溟世濂筆似其信行來時所書也人心雖遠為之喜欣
行中禮幕金君汝植即其旁裔指而示之亦一段奇事也出而至一處文部大丞
接待慇懃酒次問貴國學則專主朱子耶抑有他尊尚耶余曰我國學則五百年來
只知有朱子背朱子者直以斯文亂賊罪之至於應舉文字用佛老言者竄黜論不
宥國法截嚴故上下貴賤只知有朱子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一遵
孔孟道理無他歧可錯無他術可衒也茶罷而起歸時觀女學校開成學校而返
二十四日至元老院門墻整峻一如此地所謂御門者可知非他官衙之比也外務權
大丞權小丞先在延接至一處二品親王出迎引邀至議事堂堂之宏邃平直

直設長卓兩邊設椅子百十枚大議事時其皇帝親臨議官列坐處云皇帝坐處三等高榻僅崇華麗前兩邊各設二備椅親王中帶議長者坐處云堂中閣卓椅子之後又各列無數椅子議事時雖閑散朝士暨平民亦皆入坐而聽之云蓋龜從筮從百官從庶民從之義也又引至他處方方曲曲皆設議事之所有密議之所有數三人會議之所又有一所是無論某人苟有欲言之事可而利於國者直入穩議於此以為上達或密達之地也蓋其規度汎濫不可槩以禮法論而廣遠闊大有非衰下氣象皆其之今皇帝所住始云復引至一處設茶果茶罷而散

自元老院至遠遼館太政大臣以下皆已聚會一如下馬宴時酒行數巡肴核豐腆亦一如前宴宴罷時已下午庭設古樂皆其天皇御樂云亦着假面舞于前或云北齊蘭陵王謂之唐樂或稱兩龍文戲謂之高麗樂云移坐一處稱大毬樂一邊設幢中心有小圓穴有八騎兵分為二

隊四人衣紅四人衣白各跨馬手持一竿頭亂直圈可以俯取物滿地散紅白彈子似
毛毬等物造着低身竿以取之直馳向陣前拋入于穴入穴多者勝其騎馬
馳馬之法無不優劣而皆嫺熟爲此樂亦寓兵於戲者也樂罷多官皆
散惟有宮本少一森山茂古澤經範在焉至一室宮本曰吾且趂六個月之
役當往貴國凡接待之節務從簡省可也余曰公之行期當在何間曰距公行四十日
當趂下陸爲計也貴行發程後一朔可至貴京城入城可十日我行渡海甚妙余曰貴
行同我歸亦無妨或先我而去亦無妨但我國凡與他國人往來接待之節全是生疎不
得不待我歸去詳傳貴國視則然後可無廣東之歎而鄙行再行幾日還到釜山一
行之人無不水疾好注歌幾日然後可以發程前進以今所料一朔內抵京都亦不可斷言
則今此我行四十日後公之到而亦云促迫矣可不以五十日少俄延退行耶宮本曰此非吾擅
行者也弟當更商矣又曰此是私言也今不必與公言之而所條約者可行則行之不可行則
不行一言而決之可也如今春貴國諸公事事以吾不敢知爲言甚將同樹爵死人也吾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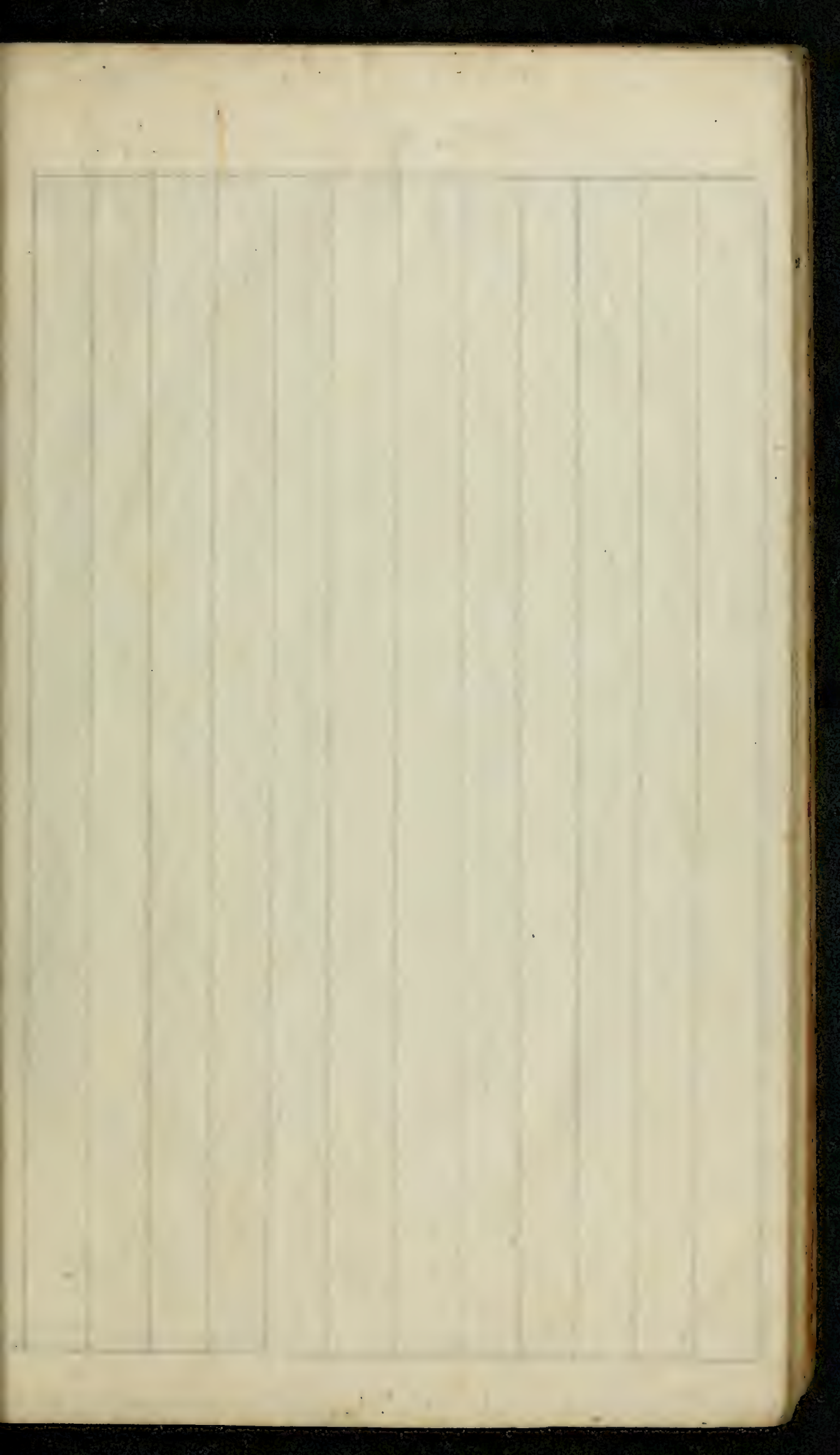
知孰知之今番則若以禮曹判書接我時須當身直接我面商可否斷爲
行之如或禮曹判書有身病或有他故不可接我時須以他有權力可以解
事斷事之人代接說定無至延拖時日幸甚事若一日辦則一日歸二日辦則
二日歸豈非兩便之道耶至若禮判不接以他人代差之人亦必以貴政府差
遣之案文字來示可以信之而與之面商矣余曰此必不屬我国官方與貴
国異可令礼曹判書答之而日書契中人不必带帶也貴行來時礼曹判
書若有病有故則以他無病無故之人差出幹事可也此是我國之例也至
於接待之節必多生滋蔓不如貴国待我之親切無間也此亦國俗然也
老成練達之人蓋見生疏日用常行之事動輒齟齬是我国之大病痛
處假令此行之來必加倍款接而以公見之爲之疎之可也爲之忽之亦可
也此則公頗爲量然可也至於凡幹公事拖延時日亦我国之例也自古以
來無專權之臣雖微細之事必也有事之官自下達上轉轉至於上官知

之然後始乃告之于政府諸大臣無論議貟〻貟〻直議然後始乃上聞上必使
諸臣條〻陳議然後始乃下旨而可否之此所以拖延時日之故也此事亦須公
之預為量恕無至過加迫促可也官本曰又有一私訣公須明記在心春間
之行江華府中凡屬婦女盡皆避匿流竄無一安堵而居者此是故為君
行中若有雜亂悖悪之輩無知妄行之罪者自治之有係何必有此光景而吾雖欲
見貴国婦女而有此言凡民之一日離散有一日之害二日離散有二日之害哀此小民
其亦何罪此若自政府出令而為之者則不必出令若民自如是則下令痛禁俾無
更至離散之地可也余笑曰此亦我国異於貴国處也我国男女之別元來切嚴雖以
親戚言之五六寸以外不相往來接面雖親姊妹兄弟十歲以後坐不同席語不關
門至於下賤軍亦皆一醮之後夫死而不嫁比往〻有之自然成俗今五百年矣所
以外国之人尤為蓄謹隱避不見之且有一事比年以來多有外国人往來海上
不知何国之人而或下陸時遇女子輒強奸之或一女子而衆人并奸之至於即斃死

者亦有之故一見異邪之來遽波奔而浪竄不可禁止故異邪一過一境亦湯然無春
間貴使之來而與以從前外国之人知之所以有此奔竄若明知貴国之人則豈
有此也今番此行之來雖不敢出門繼觀必無雜散之弊矣不必過慮也時已日
暮遂告別而歸
二十六日至外務省告歸卿以下延接致慇懃手傳其天皇別禮草記卿妻曲爲
言曰貴行將信委婉鄭重深所感歎而我朝廷深意所在公可以諒之耶余曰貴朝
廷盛意庶幾可以揣度矣卿曰一強国之自立不如二強国之相依今我国之與国貴
一葦可航可謂唇齒之邦也若痛癢相關有無相藉憂患欣戚夫心相同然後
可以有濟貴行歸朝後亟告貴朝廷凡百依事爲無少芥滯以爲萬萬世永好之
地豈不美哉余曰盛意至此深感深感當依戒歸告我朝廷而但我国謹守拙約不通
外交所以凡事樸實無奇枝妙藝可以爲人出力者則備無一分藉助於貴国而徒
望貴国之藉助我我豈非愧恥之甚者也卿笑曰寧有是也此皆公之過謙耳

遂數語告別而起至於歌所大丞權大丞延出告別大丞宮本少一日吾且奉使
往貴國矣凡事周章斡護專恃於公矣余曰公行之來吾人之所甚幸也至於
命人則適茲承乏有今番之行而吾人所謂如我者流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者
也位卑言輕不足有無於我朝廷則其何以有益於周旋之際耶但公雅量高
致凡事周便必能善其始終是所區區之望也遂與之別而歸

伏蒙尊駕光降繼以華椷傳到公文一度謹當依此趣意特荷山西指尤切感誦仍此順

候

爲回報者貴国送來漂民與国平安道義州人李元春茲以領受念其流離顚連荷蒙數

朔支保之是非直渠一人受賜即弊国一国之人同受其賜也感々激々至若英国之人特垂救

恤死者而活之凍餒者而衣食之赤子入井動心惻隱誰人々皆然々當之者安得不千感万

感依戒馳謝在所當然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則英国之人當初救活特仁人之事耳寧或

區々望今日補謝之語也只當將此一副感々之心銘肺腸肝以爲悠々報可也安知不他

時英国人有難而我国人克加救恤也只此佈謝欲望下一轉語俾英国人知弊国人

無限感々斯可矣陪外李元春之帶還故土使之安業則在我者耳何至過慮感

念也於此於彼感激無已請希照亮敬具

茲回報荷來致鄙国禮曹判書別簡二果謹領受順便帶去以爲即傳之意仰

報敬具

伏惟天晴台體万祺區々禱祝 侍秀歸期俄与貴省権小丞甫確以今二十七日

敦定即貴国暦六月十八日也凡爾事務指麾幹辦専 係台下耗茲敢仰報以希

崇裁

茲仰覆者俄既面晦今又書諭懃々懇々以交好之欵関然無窮甚風土覩其

俗尚習其先械聽其議論以至城郭山川之夷險政令士物之利病無不使之知之佩

服々無量銘之心肺貴国厚意何可忘也申戌神戸滞留之間大坂城玩游一事謹

當奉依而但限邦国規度有方不敢踰越他日貴价之枉屈也凡百萬渋萬々

不能親切無間如今日貴国之待邦人也從来海量之随處存便安得無禎

為之不安者乎茲敢披露万乞 深重諒以順候 敬具

茲為照會者諜日風雨貴朝廷盛兇百度彰吉 鄙行裝行翼日黒夜阻

風一行甚危暨泊神戶鄙人疾作寢轉床茲所以二晷留連之際未克詣大
坂之游洒若感春若妻草蕣從緣勢使厚自忸怩而憑寸楮諸希海涵
敬具

與宮本大丞

上日之會醉以酒而飽以德而又過蒙錯愛鄭重䏻䩦尊太公暨大碩人親
賜迎接視同家人猗也何人得此於下執事風雨雞鳴感君子之既見賤恙
琴曲歎故人之知音其桼只鳥飛遠四馬已秣灰香酒滴戀戀乎分手之難也歸
來旅館孤燈煇煇而伴影和悲和夢多在於長華之園也猗天下之呼人
爾生既寡歡哀蓋鍾情中歲憂戚笑逸步之過言南村友生慕泉明
之會心所以於友朋分上死生以之而最是天涯知己雷逢電別則易會難百年
誰復期此日是可惜安得不一倍怊悵黯然傷神也方訂中情無候夜安寐

聞尊太公太碩人一例安康閤內清謐無下紀子無恙諸具另帝之流希崇亮

息軒後題

余聞蚤日東有安井息軒先生下帷窮經著作等身而不識其年代至今尚在世無繇使崔世朝去萬里落々難合及奉使到此躬行夫子廟退而讀新刻書目赫然有先生在始知先生尚在世而猶不識其居止康哉過之而不可見臨發有示余以左傳輯釋論語集說兩序乃中朝人應室時沈秉成所爲也道先生問學元本井々靡有遺質之人然乃得其居止且近而余行促々未暇已識稍夫唱歎乃辭海山茫々海水茫々而先生終不可得覿見之矣豈塵根未祛道機尚淺而然歟然猶難見而不見常耳後更不可見而不得見此曷故爲此生恨較之應沈倘又倍之丙子仲夏下澣朝鮮行人金綺秀急々書息軒楠下

觀陸軍精造局記

余之使日本送之者言之不一曰使臣體重不可恣意游覽者有之曰今日之事他日之的凡有游覽之要一切牢却為可者有之或有之曰或有曰二言皆是啓我使體惟事游覽不可不顧他日為循目前亦不可必也折中於斯二者可游、不可游不游可也余曰何以教之曰今子之行有異於前人之行一言一動一游一覽不可背徃亦不可違權彼將藉子之行欲有辭於天下必甚持之也專要之也切子其審前備後為是越捏且得其權若正色抗顏謹、然去寬今之勢亦子莫為已也以我為子計彼不返道我姑從之維不返道無自我先之斯可矣余深服其言寢食常上下于心及至江戶其之都也其大夫士與余交者猶曩日之好也於是要之海軍省觀大砲之放水雷砲之發要之陸軍省觀步戰馬車戰之習又要之其小石亭陸軍省之製造局

也地廣而深多花木泉石之勝古人所謂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木便有濠濮想者此之謂也歇于亭上飯畢散步至一處穹然
屋前有烟筒甎築高可隆天仰視之神為之眩入其屋屋一隅大
火輪車半于地而轉輪轉而一條革布帛廣者圍輪繞身隨而上
下倏倏轆轆直隆于承塵之外俯視之一大銅椽架于革隨革而轉
椽一頭架革一頭抵一隅將出屋傍之屋昂首隨而就之果
然此又有架椽之革下而帀一輪一輪轉一機一機又
轉一輪一輪輒有圍亘之革又上而架于他銅椽於
是椽輒架革革輒亘輪輪滿一屋而傍之屋傍之屋
皆滿銅椽耀于上革條上上下下則屋屋皆然而衆
屋之下之輪上之椽下上之革無不轉直俄者一火輪
之力也於是輪下轉上而輪傍之機皆轉機轉而一機

必有一兕冶而煉之椎而鑿之鉅而劈之刀割之釘而斷
之錐而穴以之切之磋之琢之磨之削之平之圓者方之長
者短之曲者直之巨者細之皺者精之亂者理之人以一物
一器之下無不如所欲焉余隱曰技至此乎一火輪而天下
之能事畢矣技至此乎子之所不語也吾不欲覌之矣
最之阻余遊者是勸余游不是而余不得從其是者欤
則余之游其不可歟奇技淫巧亦惟曰是將利用而厚生
利用厚生學之可也况覌之乎則余之游其可歟余惟曰
彼之劝我游固不反道而我之游無自我先而已也

宮本鴨北要余書詩賦跡見女史強庶之

東京女子花谿人〻間榮辱平等視一紙一毫一硯池千秋萬歲同
生死

清詩艶畫法書全三絶如君世所傳可有平生知己未河源白首正
堪憐
天然繡口錦心腸窮究家家紫女源函丈齋趨點見學聖宮只尺
開成滂
次願田貢
宛轉扶桑日出東来朝以後見君家高人行止吾能卜富士山高
萬幾峰
次人
子言綜重我思忽滿腸寫来深淺裏故山松桂前宵夢空谷蘭
香一運通名花繞池游雜適步草連天眠欲窮記取他時桃觀
未臨池應在白雲中
和人

夢裏扶桑青作林佳山佳水幾登臨東京步草連天遠他日相
思索盡惋
和淺田惟常
驪歌散共酒散寒別恨離愁去鞍李杜之文倉龍術此生只可學
團圞
次曾田貢
寄我新知樂一日平生欲發竟詩真如歸款字平等視吾儕貴脫
略且宜禮數寬詞壘動旗鼓指麾名登壇示整壺歌道出亭
萆山韓畴于望洋歎千天起文瀾筆下龍蛇走意氣自閑安除重
相思字歸與一燈寒
次韻贈開成儒生
開成學校集諸生歡意渾如證宿盟才子擅場生夢筆行

人臨發捲心旋交謗有道今惟古相好無猶弟及兄日月
中天經傳守終者西海樂昇平
次龜谷永
朶雲忽墜案再四揩眼視故人不我棄纏綣直到此肉味
渾可忘簫韶宛入耳不見今歲日人邀其室適耿、復耿
、夢魂不暫弛新詩道心曲君如我相俟處子真諠、鮮
葩一何韡咄、切叢晩郁堪肉生髀所尚良不已自著表
有偉聞來何所事晴窓閲青史古人我不見後人不
我企所以并世人相知輕千里君言我不信以我為
奇士富山藪可采深川舟可艤奈何歧路分有梗泛
水相別在臾下須上出門道己否只許肝膈照心交從
此始

又次龜谷永

蒸彼芸葱〻上天同一視廢興各有時賢愚適如此有誰開商畧〻徒為耳觀塞齋得喪走瀛無壹適槩論亦非計文張武弛後人編多舌何不百世係真撲一以削文物何辯〻良工巧排亂天地亦有氏間祭太迫促歎息閲周辭我聞日東國衣冠從古偉釋訪倡宋代國書着明史組練述漢儒千載余有企傳說伊呂波東書通萬里古經漏秦火拔來多名士名士北君誰明發為我賦相逢宗公宅一言交如水國勢方未艾世道已傾否臨分奚足恨權𢬵伊今始

次奥書記

我行莫道太悤〻久處猶難訴盡衷相看擬如温玉對不言還有點犀通東京芳草情何已滄海帰槎路未窮話日館於今手恨那堪伊在夢魂中

一人知己平生樂兩國交隣不世緣
平生不作迷藏戲摻袍難爲阿好人
觀止居然吳季子善辭誰是晉行人
復修舊好從今始傍有人言慎莫施
白髮書生修信使黑頭宰相善隣人
英豪無敵三千界忠孝相傳五百年
君是經綸無不足吾猶儉約以爲能
梁押此聲何以得孔顏所樂且今尋
苟得意時休再往已施恩處且相忘
胸中惡務除荊棘眼底長依盡畫圖
欲將禮樂追三代肯把風花趁六朝
君於國事如家事我是今人愧古人

鍾湜千年傳世業經綸一代有名人
從古皆稱宋人物至今不變漢衣冠
人必冀北多名士地似江南何處村
感君憂國丹心耳奉我書生白面何
初日莫勞山下策結繩天字火前書
鸞停鵠峙宜家子鶴瘦松高永世人

神户港留題

浮舟理程襟維事必經九平生柱杖到此悔壯遊少青波浪穩
浮程神户港可盤多佳趣葱蒨樹木幽疲病但歡貴賭高情未
休多謝主人意過客能記不